

· 陈 原 文 存 ·

CHENYUAN WENCUN

# 人生的战斗

〔英〕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陈 原 译



商 务 印 书 馆

I561.4/2+14

2007

陈 原 文 存

# 人 生 的 战 斗

〔英〕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陈 原 译

商 务 印 书 馆

2007 年·北京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人生的战斗/[英]狄更斯(Dickens, C.)著;陈原译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07

(陈原文存)

ISBN 978-7-100-05352-5

I. 人… II. ①狄…②陈… III. 中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2806 号

**所有权利保留。**

**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**

RÉNSHENG DE ZHÀNDÒU

**人生的战斗**

[英] 查尔斯·狄更斯 著

陈 原 译

---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05352-5

---

2007年6月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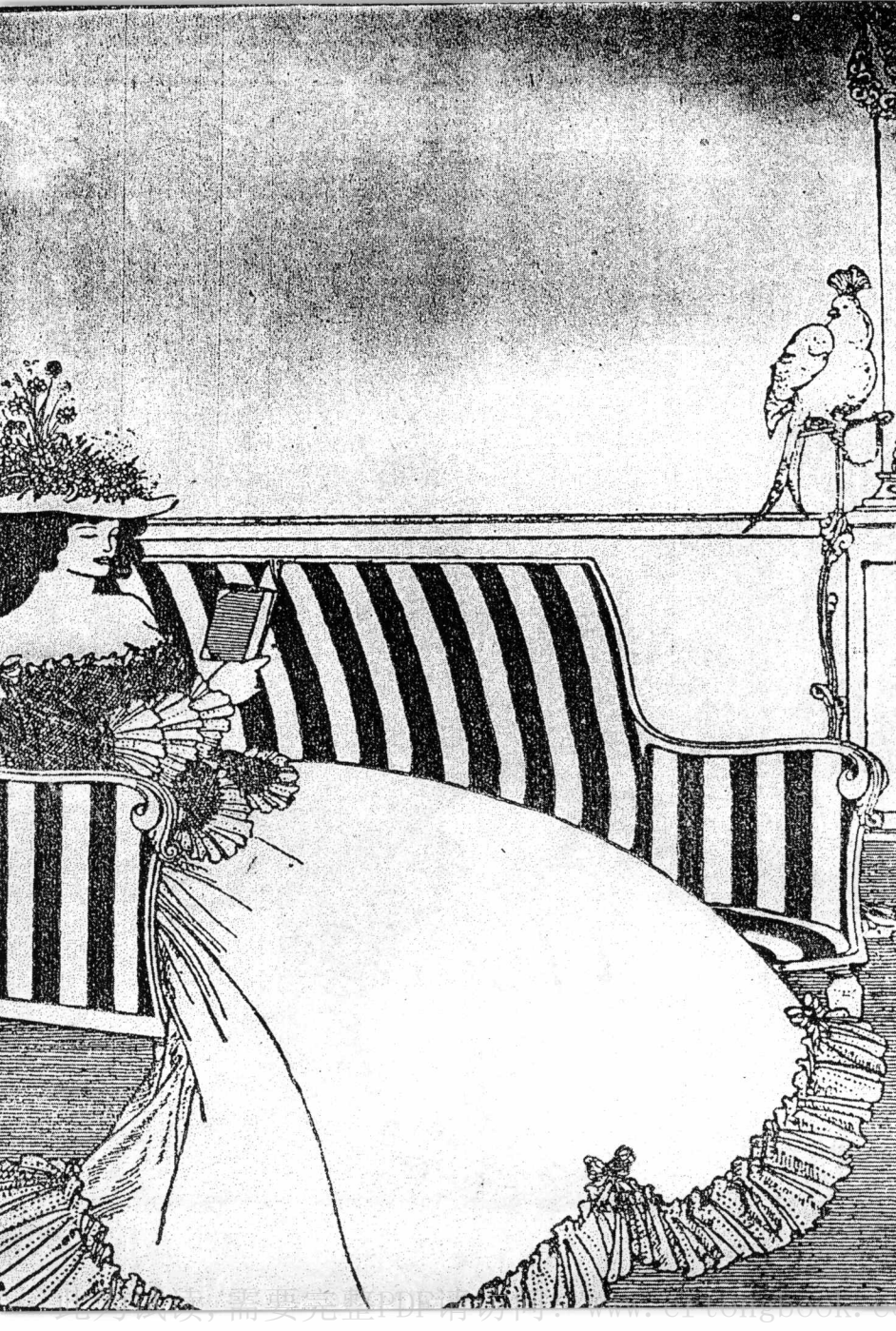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×1092 1/32

200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5<sup>3</sup>/<sub>8</sub>

定价: 10.00 元





## 译者小记

“人生的战斗：一篇恋爱故事”，是狄更斯三十五岁时所作，成于距今一百年前，是他由一八四三年开始，每年给圣诞节写一篇小说的第四篇。这些小说，是以“圣诞欢歌”开始的，一共只写了五本，后来收在一起，合称“圣诞的书”。不知什么道理，仿佛正人君子的教授们，是不大喜欢这部作品的；连莫洛亚写评传时，似乎也把“圣诞的书”前三部一提过，便连忙改口，不再谈下去了。

也许他们不喜欢那一个老人杰德勒吧——他把人生看做只是一场“趣剧”，认为其中并无半点严肃或正经的东西——可是他的两个女儿，却是

那样的认真，认真得叫人几乎不肯相信。姊妹俩同恋着一个青年，且慢，这绝非时下的三角恋爱，姊姊竭力隐藏着自己的爱情，希望妹妹得到幸福，妹妹终于用出走来完成姊姊的爱恋。这之后——几乎是“趣剧”似的结尾。

作者狄更斯是我们熟悉的一位。他的主要作品已经陆续被介绍过来了。

这篇小说的译本印出来时，恰是它写成的一百周年，也算是一种巧合罢。

陈 原

一九四五年七月初

## 人 物

安东尼·杰德勒医生——一个年纪很大的绅士；格蕾丝和玛丽安的父亲。

玛尔达姑姑——杰德勒医生的妹妹。

格蕾丝——杰德勒医生的长女。

玛丽安——杰德勒医生的幼女。

本乍明·卜里顿(绰号“小卜里顿”)——个子很小，有着一张使人不快的讨人厌的面孔，杰德勒医生的男仆。

克里门西·纽康——杰德勒医生的女仆。

阿弗烈·希菲德——年轻的医学生。

汤玛士·克乐斯——律师；斯尼采的搭档。

琼那旦·斯尼采——律师；克乐斯的搭档。

米卡尔·瓦登——上述律师的当事人。

克乐斯太太。

斯尼采太太。

# 第一部



从前(究竟什么时候那可不必管),在勇壮的英伦(究竟什么地方也可以不必管)曾经打了一场恶战,这一场恶战,是在青草迎风摇展的一个漫长的夏日里打的。多少的野花——万能的上帝会把它做成装接露水的香杯的,这一天也装满了一盂一盂的血,在垂头丧气了。多少的昆虫,它们的颜色是来自一些无邪的草叶的,这一天也给垂死的人们重新染污了,在它那受惊的退路上,划出了一道很不自然的足迹。五光十色的蝶儿,翅膀的边缘也沾了血,飞到空中。河水通红了。被践踏过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沼泽,那一种主要的色泽,依旧从这聚集了人足马蹄的印痕的阴森的水潭那里,在太阳光下闪耀出黯淡的微光呢。

月亮从远方那高耸的大地的黑线上升起,掠

过了树梢，稍为有点朦胧黯淡了，于是高升的天际，低下头来望着这一片平原——这平原布满了朝上边望的一些面孔，恰如在母亲怀里贪看母亲的眼睛，或者幸福地在憩睡着的那些面孔；其时，月亮对于这个地方的观感如何，我们可不知道。我们也不知道：当日吹过作战的场所、当晚吹过死亡与苦恼的地方的被染污了的风，后来究竟低诉些什么秘密！在这战斗的残迹消灭之前，曾有多少寂寞的月亮，照亮了这战场，多少的星星，对着它作悲哀的看望，还有多少的风，从大地的各处吹来的风，吹过这地方呵。

战斗的残迹埋伏着，拖延了好一段时候，但已经遗留了太少的东西了；因为大自然比人类的罪恶的热情是厉害得多的，它很快就恢复了它的肃穆，一如它先前对未曾打仗的地方一样的，对着这有罪的战场微笑了。云雀在它的高高的空中歌唱；燕子来回地飞翔，俯冲了又飞升；飞逝的云儿的影子，迅速地一片追逐着另外一片，掠过青草，掠过稻田，掠过萝卜田，掠过树林，掠过树林中间新筑起来的屋顶和教堂的尖顶，然后隐没在天地

交界的光辉的远方，即是红色的落日在降下的那个远方。谷田已经播了种，生长了，并且要收割了，那曾经通红的流水，如今转动着一个磨坊，男人们在田亩上吹着口哨；拾麦的，打麦的，分成默默的一群一群，在工作着；牛羊放去吃草；孩子们在田野里叫着跳着，在赶吓鸟儿；农家的烟囱升起了烟；安息日的钟声平和地在响了，年老的人们，活过了，又死去了；田野上的胆怯的动物，矮树丛中和花园里的纯真的花朵，按着它们命定的条件，生长了，又萎谢了，而这一切都是在那凶残而渴血的战场上呵，在那一次大战里，曾给杀死了的成千成万的人，堆积着在那上头的呢。

但是起先在那生长着的稻田当中，有一些深绿的处所，人们总带着恐怖往那里瞧。一年一年之后，它们重又出现了；据说在这些丰腴的地点下面，曾无分彼此地埋葬了一堆一堆的人马，使这地方丰饶起来了。在这些地方耕种的农夫们，看见这里的大蚯蚓是那样多，简直吓得退缩了；他们在这里收割的禾束，多少年来，都给叫做“战斗禾束”，给另外的放开；谁也不知道，哪一束“战斗禾

束”在收获之家里形成了最后的一批。好久好久，每一片田畦给翻起来，都可以发现一些战斗的残物。好久好久，战场上还有受伤的树木；而在进行过决死的战斗的地方，还有若干破烂的围篱和屋墙的断片；还有被蹂躏的地方，就连叶子也不长一片。好久以来，乡下姑娘谁也不敢从这死亡的田野摘些顶可爱的鲜花，来装饰她们的头发和胸前；多少个年头，来了又去了之后，人家还相信，长在那里的杨梅，谁去摘它，手上尽会染上深深的污点的。

季节沿着它们的道路，虽然像夏天的云儿一样轻盈地掠过，却也在一段时间里，连这一场古老的纷争的残迹，竟也给抹去了；它也带走了附近的人们藏在心里的那些传说的痕迹，后来这些残迹就越缩越小，缩进老妇人的掌故里，这是在冬天的炉边记忆起来的呵，却也一年一年地逐渐减少了哩。在那野花和杨梅曾经好久没有人敢采摘的那个地方，如今已经有了花园，盖了房子，而且孩子们也在草根泥上玩着打仗的把戏了。给砍伤了的树，久已变成圣诞节的木料，发火了，咯咯地烧着

了。那所谓深绿的地方，如今也不比长眠在地下的人们记忆，更加青绿了。犁头至今还不时地掘出了一些生锈的金属，但已经说不出这些东西先前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了，于是把它掘出来的人们，就奇怪着，争论着。一片古老的压凹了的胸甲、一个头盔，久已挂在教堂里，久得连那个孱弱的半瞎的老人，也没有法子把它在洗白了的屋拱上面显露出来，而把它当做婴孩一样看待了。要是那些在这战场上被杀死的人们，能够活转来一瞬的功夫，恰如他们倒下去时那样子的活转来，那么，抓破了面孔的可怖的士兵们，便会在家家户户的门窗上出现了；便会在寂静的屋里的火炉上升起了；便会在谷仓麦仓里变成丰富的储藏了；便会在摇篮中的婴儿和他的看护妇之间忽然崛起了；便会跟着河水漂流；便会在磨轮上旋转；便会群集在果园；便会充塞了草场，便会用垂死的人们在麦秆场上堆积得高高。在那一次大战里，曾给杀死了成千成万的人，堆积在那山头的战场，变化得真厉害呢。

约莫一百年前，也许再也没有一处地方，比一

间有着长满忍冬草的凉台的古老的石房子前面的果园，变化得更厉害了；是在秋天的一个晴朗的早上，那儿传出了音乐和笑声，有两个少女，一起在草地上快活地跳舞，约莫五六个农妇，站在梯子上，她们是在摘树上的苹果呢，却都停止了工作，望下来，分享着她们的快乐。这真是一个愉快的、活跃的、自然的场面呢，美丽的日子，休憩的地点呵；而那两个少女，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地在跳着舞。

如果世间没有所谓表演这劳什子的话，那我们该可以比现在生活得更好，也该比现在集拢在一块儿愉快得多了；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见解。看这些少女们在跳舞，这是多么好玩的事儿呵。她们的观众只是在梯子上摘苹果的人们。她们是欢喜去娱乐他们的，但她们跳舞却是在娱乐自己（或者你至少该会有这样的观感）；你就免不了要钦羡不止，即如她们免不了要跳舞一番似的。她们确实是跳得多么好呀！

不像歌剧里的舞星。简直不像。也不像某某夫人的高足。一点也不像。这并非四人团舞，也

不是梅女哀舞，更不是乡村舞。既不是古式，也并非新式，更不见得是法国式，亦不是英国式：偶而它多少有点西班牙式，我听人家说，这是自由快乐的一种舞，从那乡板的敲击中，引导出一种自在的、灵感的、愉快的气质。她们在果园的树木中跳着，跳到矮树林，又跳了回来，各个轻盈地转来转去，她们那美丽的运动的影响，好像一直在展开了，展开了，在阳光遍照的场所上，就恰如水里的圈子一直在扩展开去似的。她们那招展的头发，那振动的裙子，她们脚下那弹性的青草，在清早的微风里沙沙作声的树枝——那闪着光的树叶，那投落柔和的青绿的地上的小点阴影——和风吹过这些地面，吹动了风车，这两个少女之间的一切，在那地脊的耕稻的人们，他们在那儿向天空夸耀，好像他们是世间最后的物事了——这一切好像也在快活地跳舞。

后来，在跳舞的两姊妹当中，那个妹妹跳累了，快活地咯咯笑着，便一屁股坐到一只板凳上休息了。另外的一个却把身子挨着附近的一株树。那乐队，是一个漫游的竖琴和提琴，便奏出了一些